



夢的張

蒲寧著

草叢燕譯

B942



我的歌

· · ·

· · ·

張 的 夢

俄 國 蒲 寧 著

章 叢 蕪 譯

上 海

北 新 書 局 印 行

1929

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
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

張的夢

每册定價三角半

著者 俄國蒲寧
譯者 韋叢燕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發行處

上海四馬路中市
北平楊梅竹斜街

北新書局

小引

伊凡蒲寧(Ivan Bunin)是現在的一個俄國的亡命文學家，他現在亡命在何處，我們也無從知道，大抵是在巴黎吧，在一九二三年頭本書張的夢(The Dreams of Chang)的紐約出版者的信時，他還在那里。他精通好幾國文字，曾翻譯外國作品很多。

他是近代少有的短篇小說大家，除從舊金山來的紳士

外，這里我所譯的三篇，張的夢，輕微的歎歎和兒子，都是他的名作，在革命前寫的。

他的作品充滿了回憶的美麗與淒涼；他是舊的斯拉夫靈魂的戀慕者，但也只是不得已于情的戀慕而已。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，革掉了他的貴族的地位，革掉了他的田產和鄉莊，並革掉了他的版稅，甚且還革掉了他的俄國讀者，——甚且還革掉了他的創作力，因為亡命以後，我們就沒有看見過他的惹人注意的作品出現。

在張的夢裏，他藉着一條中國狗（被喚作張）的夢，敘出破產的俄國船主的當年盛日的海上生涯，這回憶對照着眼

前的百無聊賴以至于死的生活。輕微的歎歎敘述一個最美貌最潑潑的中學女生，因一旦受誘失身，遂加入祕密黨，僞嫁給一個軍官，以至犧牲性命，最後敘她的一個中學女教師，並且是她的同志，每禮拜到墓地去哭她，可以看出俄國帝制時代的婦女革命之一般，即使是經過文人渲染以後。兒子寫巴黎一個學法律的大學生，而且是少年侍人之流的愛彌兒，到非洲法國殖民地去，和一個年紀比他巴黎大一倍的中年的法國太太，神祕地，浪漫地，而且自然地戀愛，終之鬧出一場悲劇。

在技術上講，這三篇均不失爲上品，尤其是前兩篇；在

內容上講，我自己微覺得性的色彩太重了一點，但大體我都
很愛的，尤其是第二篇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叢蕪將一九二四年譯稿重校
後，寫于海甸。

目 錄

張的夢	一
輕微的歉歉	五五
兒子	七七

張
的
夢

原

书

空

白

我們說誰，這有什麼關係？任何生活在這個大地上的都值得作我們談論的題目。先前有一個時候張得認識宇宙和船長（他的主人），他的世上的生活變得和船長聯結了。從那時以後過了六個整年——時光過得如同一隻船上的沙漏裏的沙粒似的。

又是黑夜了，——夢呢還是現實？清晨又來了，——現

實呢還是夢？張老了，張是一個酒徒，——他常常是昏昏迷迷的。

在阿得沙城裏，外面是冬天了。天氣是陰陰沈沈的，——較之張和船長彼此相見時的中國的天氣壞多了。細的，刺人的雪花在空中旋轉；在荒涼的海邊林蔭公道上的覆冰的，光滑的地濕青上面雪斜飛着，痛苦地刺着每個跑着的猶太人的臉孔。他們將手深深地插進口袋裏，兩肩夾起，灣灣曲曲左左右右地走，——笨拙地，希伯來式地。在海口那一邊，同樣地荒廢，在海灣那一邊，因雪朦朧，瘠薄的海岸，低而且平，微微地可以看見。碼頭始終是朦朧的，帶着一層濃濃

的，灰色的霧：海中冒沫的，凸出的波浪一早到晚在那上面
洶湧着。風兒在頭上的電話線中嗖嗖着，應聲着。……

在這樣的日子城市生活開始的不早。張和船長醒的也不
早。六年，——這是一個長期，還是短呢？在六年中張和船
長變老了，雖然船長還沒有四十歲；然而他們的命運殘酷地
改變了。他們不復航海了，——他們「在岸上」生活，如同
航海者所說的；他們也並不在他們先前有一時所住的那同一
的地方住了，乃是在一條窄而且很黑暗的街上，在一個頂樓
上；房屋有白煤氣，被猶太人住着。這種猶太人，他們回家
總是在傍晚的時候，吃着晚餐，把帽子推在頭後腦蓋上。張

和船長房裏的天花板是低低的，他們的房間大而且冷。除此之外，裏面常是陰沈黑暗的；兩個窗戶配置在斜側着的牆頂上，小而且圓，使人想起來船舷的砲門。有種像帶抽屜的大櫃的東西放在兩窗中間，左邊對着牆頭是一張舊鉄牀，——而且這便是這蕭條的住所裏的一切用具，——除非把爐子（從爐子那里時常有新鮮的風吹着，）也包在內。

張在爐子後面蔽處睡着；船長睡在牀上。這是什麼一種牀，幾乎塌到地板上了。牀上是什麼種褥子，無論那位住過頂樓上的都能容易地想像出來。至於那骯髒的枕頭，那麼樣薄，船長只得把他的套衣墊在下面。不過船長就是在這個牀

上睡的也很平安的。他仰面睡着，他的眼睛閉着，他的面龐灰白，不動不響好像死了似的。先前他的牀是何等華麗呵！作的好，高高的，下面有櫃子，牀鋪厚而安適；被單細緻而光滑，雪一般白的枕頭發着涼！但是就是在那時候，就是在那被波浪洶湧所催眠的時候，他並沒睡得像他現在睡的一般酣熟。現在他在日間弄的很疲乏，除此之外，現在他有什麼一定要急的呢？——他怎麼能過睡，新的日子有什麼能使他歡喜呢？有一個時候世界上有兩個真理，時常輪流守衛：第一個是，生命是說不出來地美麗；第二個是，生命只是對於狂人有意義。船長此時確信先前，現在，將來，以至於永遠

只有一個真理，——最終的真理，猶太人約伯（一個無名的部落的聖人，）的真理，傳道書的真理。船長現在時時常常說，當他坐在一家酒店裏的時候：「現在記住你的創造者，在你青春的時候，罪惡的日子來到，歲月也並沒有逼近，到了那時，你將要說，日子一點快樂都沒有了！」日與夜還是照先前一樣地前進，一會又是黑夜，一會清晨又正到了。船長和張都正醒着哩。

船長醒了，但是他並不動換他的位置，並不睜眼。在那時他的思想就是張也不知道，他正在那無火的爐邊地板上躺着，海上的鮮風一夜到亮從爐邊吹進來。張僅只曉得一件事